

吴海京◎著

ZI ZHI TONG JIAN XU JI

资
治
通
鑑



续
纪
上

- ④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 ④ 橫跨千年，當代沿襲資治通鑒宏篇；古文今用，全面承載華夏王朝興衰
- ④ 《資治通鑒》之後的規模空前前的史學巨著
- ④ 可與資治通鑒相媲美的大型編年體史書，傳承中華文明的文化盛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吴海京◎著

ZI ZHI TONG JIAN XU JI

资治通鉴



续纪
①上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橫跨千年，當代沿襲資治通鑒宏篇；古文今用，全面承載華夏王朝興衰

◎《資治通鑒》之後的規模空前的史學巨著

◎可與資治通鑒相媲美的大型編年體史書，傳承中華文明的文化盛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续纪/吴海京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34-3732-8

I. ①资…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4193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东方明珠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4.75 字数: 4000千字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680.00元(全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余幼嗜史，读温公通鉴十余遍不厌。温公其著，贯绝古今，斯天地间一奇观也，后辈非可逾越之者也，读其书甘如饴，醉如醇，每手卷而不忍释，夜寝且不休。然每至卷末，未尝不喟然而叹，久置而不忍罢也。惜宋后诸朝，无是书而文，使吾辈得睹，斯为不幸甚者。又尝遍阅史籍，以补通鉴后缺，然宋后诸史皆浩繁，非穷年累月，迨不能遍一也。而补续之作，毕氏粗杂，复多歧误，夏氏隐讳，参差不齐，与温公笔法又一异也，每阅之而不能尽兴，徒浩叹矣。于是彷徨再三，敢攀先贤，一仿温公体例，取其要旨，用其笔法，作通鉴续纪，盖承温公前作，自宋建隆元年始，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止，凡历年九百五十三，作卷三百三十八，字数四百余万，宋纪一百十七，元纪三十六，明纪八十五，清纪一百。参毕夏前书，考正史杂抄，袭后世研究心得，照今人拾遗之作，前后辨正，删冗用简，取其军民政治、利弊得失且有利于治者，贯穿成文，以年为纲，以事为目，用成是作矣。

唐宗尝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中华历代皆重修史，自班马以来，代代相袭，中华文化亦藉此得相延续。故温公穷十九年之力，摒绝仕宦，一意其作，增删五次，始成其文，其意盖以往事以讽当事，以俾治道也。后世因之，多得其益，民承其惠，亦温公不朽功也。今余仿其遗意，为续貂之作，亦取其“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之意，使后人能一览诸史，融合古今，传我泱泱文明，袭我蔚蔚华风。庶几我辈可无愧于先贤、无辱于后世，斯亦幸也。

温公书多书评，而吾辈幼无习于古文，文质粗陋，为编纂已难继之，由是略其书评，但取古贤评论之尤精者，附之于篇，以为润色。自癸未年夏始，至壬辰年冬止，凡历十年，前后校对五，增删六，复取诸书杂记所载不一者别作为考异，始成是文。唯余以一人布衣绵薄，而立之年为其业，错桀之处在所难免，苟得识者指正，共善是举，此吾望也。余不求闻达于诸侯，但能是书得世人赏阅之一二，得执先人之铨，余愿足慰矣。

刊印之际，深受单位之大力支持及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王澍先生，好友袁铁新、楼伟平先生之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吴海京

壬辰年十二月，诸暨

目 录

(宋)

卷第一	宋纪一 太祖上之上	1
卷第二	宋纪二 太祖上之中	7
卷第三	宋纪三 太祖上之下	13
卷第四	宋纪四 太祖中之上	19
卷第五	宋纪五 太祖中之中	26
卷第六	宋纪六 太祖中之下	32
卷第七	宋纪七 太祖下之上	38
卷第八	宋纪八 太祖下之下、太宗上之上	44
卷第九	宋纪九 太宗上之中	50
卷第十	宋纪十 太宗上之下	57
卷第十一	宋纪十一 太宗中之上	63
卷第十二	宋纪十二 太宗中之下	69
卷第十三	宋纪十三 太宗下之上	76
卷第十四	宋纪十四 太宗下之下、真宗上之上	83
卷第十五	宋纪十五 真宗上之中	89
卷第十六	宋纪十六 真宗上之下	96
卷第十七	宋纪十七 真宗中之上	103
卷第十八	宋纪十八 真宗中之中	109
卷第十九	宋纪十九 真宗中之下	115
卷第二十	宋纪二十 真宗下之上	121
卷第二十一	宋纪二十一 真宗下之下、仁宗一	127
卷第二十二	宋纪二十二 仁宗二	133
卷第二十三	宋纪二十三 仁宗三	139
卷第二十四	宋纪二十四 仁宗四	145
卷第二十五	宋纪二十五 仁宗五	152
卷第二十六	宋纪二十六 仁宗六	158
卷第二十七	宋纪二十七 仁宗七	164
卷第二十八	宋纪二十八 仁宗八	171
卷第二十九	宋纪二十九 仁宗九	178
卷第三十	宋纪三十 仁宗十	184

卷第三十一	宋纪三十一	仁宗十一	191
卷第三十二	宋纪三十二	仁宗十二	197
卷第三十三	宋纪三十三	仁宗十三	204
卷第三十四	宋纪三十四	仁宗十四	210
卷第三十五	宋纪三十五	仁宗十五、英宗上	216
卷第三十六	宋纪三十六	英宗下	222
卷第三十七	宋纪三十七	神宗上之上	229
卷第三十八	宋纪三十八	神宗上之中	235
卷第三十九	宋纪三十九	神宗上之下	241
卷第四十	宋纪四十	神宗中之上	248
卷第四十一	宋纪四十一	神宗中之下	254
卷第四十二	宋纪四十二	神宗下之上	261
卷第四十三	宋纪四十三	神宗下之下、哲宗上之上	267
卷第四十四	宋纪四十四	哲宗上之下	274
卷第四十五	宋纪四十五	哲宗中之上	280
卷第四十六	宋纪四十六	哲宗中之下	286
卷第四十七	宋纪四十七	哲宗下、徽宗上之上	292
卷第四十八	宋纪四十八	徽宗上之中	299
卷第四十九	宋纪四十九	徽宗上之下	305
卷第五十	宋纪五十	徽宗中之上	310
卷第五十一	宋纪五十一	徽宗中之中	316
卷第五十二	宋纪五十二	徽宗中之下	322
卷第五十三	宋纪五十三	徽宗下之上	328
卷第五十四	宋纪五十四	徽宗下之中	334
卷第五十五	宋纪五十五	徽宗下之下、钦宗上	341
卷第五十六	宋纪五十六	钦宗下	347
卷第五十七	宋纪五十七	高宗一	354
卷第五十八	宋纪五十八	高宗二	360
卷第五十九	宋纪五十九	高宗三	367
卷第六十	宋纪六十	高宗四	373
卷第六十一	宋纪六十一	高宗五	380
卷第六十二	宋纪六十二	高宗六	387
卷第六十三	宋纪六十三	高宗七	393
卷第六十四	宋纪六十四	高宗八	400
卷第六十五	宋纪六十五	高宗九	406
卷第六十六	宋纪六十六	高宗十	413
卷第六十七	宋纪六十七	高宗十一	419
卷第六十八	宋纪六十八	高宗十二	425
卷第六十九	宋纪六十九	高宗十三	431
卷第七十	宋纪七十	高宗十四	438

卷第七十一 宋纪七十一 高宗十五	445
卷第七十二 宋纪七十二 高宗十六	451
卷第七十三 宋纪七十三 高宗十七	457
卷第七十四 宋纪七十四 高宗十八	464
卷第七十五 宋纪七十五 高宗十九	470
卷第七十六 宋纪七十六 高宗二十	476
卷第七十七 宋纪七十七 高宗二十一	483
卷第七十八 宋纪七十八 高宗二十二	489
卷第七十九 宋纪七十九 高宗二十三、孝宗上之上	495
卷第八十 宋纪八十 孝宗上之中	501
卷第八十一 宋纪八十一 孝宗上之下	508
卷第八十二 宋纪八十二 孝宗中之上	514
卷第八十三 宋纪八十三 孝宗中之中	521
卷第八十四 宋纪八十四 孝宗中之下	527
卷第八十五 宋纪八十五 孝宗下之上	533
卷第八十六 宋纪八十六 孝宗下之下、光宗上	539
卷第八十七 宋纪八十七 光宗中	546
卷第八十八 宋纪八十八 光宗下、宁宗一	553
卷第八十九 宋纪八十九 宁宗二	559
卷第九十 宋纪九十 宁宗三	565
卷第九十一 宋纪九十一 宁宗四	571
卷第九十二 宋纪九十二 宁宗五	578
卷第九十三 宋纪九十三 宁宗六	584
卷第九十四 宋纪九十四 宁宗七	591
卷第九十五 宋纪九十五 宁宗八	597
卷第九十六 宋纪九十六 宁宗九	603
卷第九十七 宋纪九十七 宁宗十	610
卷第九十八 宋纪九十八 宁宗十一	616
卷第九十九 宋纪九十九 宁宗十二、理宗一	623
卷第一百 宋纪一百 理宗二	630
卷第一百一 宋纪一百一 理宗三	636
卷第一百二 宋纪一百二 理宗四	643
卷第一百三 宋纪一百三 理宗五	649
卷第一百四 宋纪一百四 理宗六	656
卷第一百五 宋纪一百五 理宗七	662
卷第一百六 宋纪一百六 理宗八	669
卷第一百七 宋纪一百七 理宗九	675
卷第一百八 宋纪一百八 理宗十	681
卷第一百九 宋纪一百九 理宗十一	688
卷第一百十 宋纪一百十 理宗十二	693

卷第一百十一 宋纪一百十一 理宗十三 700

卷第一百十二 宋纪一百十二 理宗十四 706

卷第一百十三 宋纪一百十三 理宗十五 713

卷第一百十四 宋纪一百十四 理宗十六、度宗上之上 720

卷第一百十五 宋纪一百十五 度宗上之下 726

卷第一百十六 宋纪一百十六 度宗中 732

卷第一百十七 宋纪一百十七 度宗下 739

【宋纪一】上章渚滩正月。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 至明大孝皇帝上之上

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

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驰奏，辽与北汉合兵南下。

辽之先，谓契丹，其地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阻冷陁山。其先祖奇首始徙潢水之滨，称可汗，奇首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至唐时析为八部，居松漠之间，每部皆有帅。唐万岁通天间，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反叛兵败，契丹内残，部众凋散。开元末，部人雅里者，又称涅礼，杀北平王、松漠都督李过折，推举遥辇氏迪辇里者为可汗，是为祖午可汗。祖午天宝初来归，玄宗封为松漠都督、崇顺王，赐名李怀秀，怀秀重析其部众为迭剌、品、突举、突吕不、乙室、楮特、乌隗、涅刺八部，雅里统迭剌部，世掌军政，称夷离堇。其后中原衰乱，契丹寝大。怀秀数传至痕德堇可汗钦德，光启中，钞掠奚、室韦诸部，役服之，乘中原多故，时入盗边。

雅里曾孙释鲁为遥辇氏于越，于越，契丹贵官也，非有大功业者不授。释鲁贤而有智，北征突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有广土众民之意。始，契丹岁贡于突厥，至是始免。释鲁弟撒剌的为夷离堇。撒剌的子阿保机雄武而智，善骑射，少有大志。初为挹马狝沙里，参与部族事，后伐越兀及乌古、六奚、比沙狝诸部，有功，国人号阿主沙里，父祖意也。痕德堇可汗晚年政衰，天复元年，以阿保机为夷离堇，专征讨，破室韦、于厥诸部，俘获甚众。

契丹初无姓，各以所居地名之，迭剌部近汉边，濡汉习，至是始以所居世里地为姓，称耶律，阿保机自取汉名为亿，其妻述律月理朵取汉名为平，自是契丹皇族遂有取汉名之俗也。

初，阿保机祖兄之孙曷鲁性质厚。在髫髻，与阿保机游，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二儿也。”既长，相与易裘马为好，然曷鲁事阿保机弥谨。阿保机既参与部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阿保机素有大志，以曷鲁贤，军国事非曷鲁议不行。阿保机讨奚，攻莫能下，乃使曷鲁往说之，奚长术里执之欲杀，曷鲁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岂有陵轹之心？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术里感其言，乃降。是

岁十月，痕德堇可汗授阿保机为大迭烈府夷离堇。

二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攻唐河东北，下九郡。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南。

三年，春，伐女真。女真之先，居古肃慎地，元魏时号勿吉，至隋，改号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两部，后粟末盛强，建渤海国，黑水因役属之。时谓黑水为女真也。

九月，克唐河东怀远军。十月，引军略薊北。

初，撒剌的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耶律阿保机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痕德堇可汗乃拜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于越释鲁子滑哥性阴险。初烝其父妾，惧事彰，与克萧台晒等共害释鲁，归咎台晒，滑哥获免。至是，阿保机欲以耶律曷鲁为迭剌部夷离堇，曷鲁辞曰：“贼在君侧，未敢远去。”遂留。

天祐元年，秋，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使其养子赵霸以兵数万来救。霸至武州，耶律阿保机谍知之，使耶律曷鲁伏兵于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霸众既至，曷鲁俟其过半而要之，与阿保机合击，擒霸，歼其众，因乘胜大破室韦。

二年，秋，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耶律阿保机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约共攻朱全忠，阿保机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乃进兵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三年，二月，耶律阿保机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十一月，遣偏师伐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真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耶律曷鲁等劝进，阿保机三让，从之。

后梁开平元年，春，正月，庚寅，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命有司设坛于如迁王集会肬，燔柴告天，尊母岩母斤为皇太后，立妻述律氏为皇后。以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北宰相述律辖剌、南宰相耶律垓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皇后为地皇后。

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族房等往往覬非望。乃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述律敌鲁总焉，时谓皮室军。后，本先回鹘糯思之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帝行兵御众，后常预其谋。敌鲁，后弟，帝在藩，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陈。

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称横帐。遥辇氏九帐，盖遥辇氏九可汗之后也。又以玄祖褥里思之后为五院部，曾祖萨剌德之后为六院部。以伯父严本后为孟父房，释鲁后为仲父房，父撒剌的后为季父房，号三父房，与帝族横帐，合称四帐皇族。

二月，戊午，以从弟迭里特为迭烈府夷离堇。迭里特父辖底，撒剌的从兄，性黠，痕德堇可汗时，辖底异母兄罽古只为迭剌部夷离堇。故事，为夷离堇者，

得行再生礼。罽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其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与耶律释鲁同知国政。及释鲁被害，辖底惧人图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括奔渤海，伪为失明。后因球马之会，与二子夺良马奔归国。益为奸恶，常以巧辞获免。帝将即位，畏辖底，让之。辖底曰：“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帝乃以为于越。迭里特，善骑射，神于医，帝在潜时尤被眷遇。

是月，帝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梁遣使来求辕轴材，帝难之。六院部耶律铎臻曰：“梁名求材，实觐吾轻重。宜答之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穷谷，有神司之，须白鼻赤驴祷祠，然后可伐。’如此，其语自塞矣。”已而果然。

二年，春，正月，辛巳，始置惕隐官，典族属，以皇弟刺葛为之。

契丹旧俗，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及帝承袭遥辇氏之可汗位，诸皇族遂皆有望矣。然帝自号皇帝，不肯受代，于越辖底等尤觖望矣。帝五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苏。刺葛性骄而愚险。迭刺性敏给，帝常曰：“迭刺之智猝，图功吾所不及，然缓以谋事则不如我。”初，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帝曰：“迭刺聪敏可使。”因使回鹘，二旬则能习其言语书，因使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实，契丹便之。寅底石性怯懦，与安端皆不才。苏性直，言无隐，帝尤爱之。而刺葛等受辖底之感，常怀非望，独苏不与同谋。

夏，五月，癸酉，命皇弟刺葛讨乌丸、黑车子室韦。

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三年，春，三月，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其弟守光攻，遣人乞兵于契丹。帝使皇弟苏、夷离堇述律敌鲁以兵会守文于北潭口，进至横海军近淀，破守光。

冬，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述律敌鲁为北府宰相。

冬，十月，乌马山奚库支及查刺底、锄勃德等部叛，讨平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申，帝以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乃亲征西部奚，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契丹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擅，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三月，帝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

夏，五月，皇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帝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出刺葛为迭刺部夷离堇，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

二年，春，正月，以耶律滑哥为惕隐。

二月，戊午，帝亲征刘守光。

秋，七月，丙午，帝亲征术不姑，降之，俘获以数万计，命皇弟刺葛分兵攻平州。

冬，十月，戊寅，刺葛破平州，还，于越辖底及子迭里特诱之为乱，复叛，杀不从者，惕隐滑哥等附之。使皇弟迭刺、寅底石、安端等阻兵西山，遏帝归路。帝方经略奚地，事起仓卒，急切不得还。述律后军于黑山，阻险自固。帝使述律敌鲁弟阿古只统百骑往卫之。迭里特、滑哥索憚阿古只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后遂得无恙。

初，帝为于越，会李克用于云州，耶律铎臻弟古侍，克用异之曰：“此儿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故帝颇忌之。时闻变，帝问古与否，曰无，喜曰：“吾无患矣。”趣召古议。古陈殄灭之策，后皆如其言。

帝以耶律曷鲁总领军事，讨逆党。壬辰，帝还次阿鲁山，闻诸弟以兵阻道，引军南趋十七冻。翌日，次七渡河。

刺葛等谋乘帝不备为掩袭之计，给降，各遣人谢罪。帝许以自新，令赴行在。时帝幼弟苏以兄弟往来帝与刺葛之间，帝因尽知刺葛之谋。

三年，春，正月，甲寅，帝次赤水城，刺葛率军至。帝素服，乘赭白马，以详稳六院部耶律老古、突吕不部耶律欲稳严号令，勒士卒，控辔以防其变。使解兵器、肃侍卫以受之，因加慰谕。刺葛知帝有备，引退，帝复遣使抚慰。老古，述律后姊子。详稳，宿卫也。

三月，癸丑，帝次芦水，迭刺与安端拥千余骑而至，给称入觐。帝拘之，责曰：“尔曹始谋逆乱，朕特恕之，使改过自新，尚尔反覆，将不利于朕。”遂以所部分隶诸军，追刺葛。刺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谕令避去。会闻二弟为俘，帝自来追，其众惊溃。刺葛掠居民北走，遣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述律后急遣阿古只救之，逆党携天子旗鼓而去。其党耶律神速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帝至土河，秣马休兵，若不为意。诸将请急追之，帝曰：“俟其远遁，人各怀土，怀土既切，其心必离，我军乘之，破之必矣。”尽以所获资畜分赐将士。神速，严本之孙。

夏，四月，戊寅，帝留夷离毕直里姑总政务，自以兵北追刺葛。夷离毕，犹副相也，决刑狱事。己卯，进到达里淀，选轻骑追及于培只河，尽获其辎重、生口。帝遣室韦及吐浑酋长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命述律敌鲁为先锋击之。刺葛率兵逆战，敌鲁以轻兵薄之，阿古只临阵，射数十人毙，刺葛众莫敢前。相拒至晡，刺葛众溃。追至柴河，刺葛自焚其车乘庐帐而去。前遇拔刺、迪里姑等伏发，合击，大败之。刺葛、辖底轻骑遁去，其党多降。帝尽纵所获生口归本土，师次札堵河，大雨暴涨。五月，癸丑，帝遣敌鲁率骁骑渡河。甲寅，擒刺葛、辖底于榆河，寅底石自刭不果，见擒。

壬戌，刺葛及辖底诣行在，帝责辖底曰：“朕初

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臣尝奏事心动，始有窥觊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若事成，岂容诸弟乎。”帝谓诸弟曰：“汝辈乃从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谋大事者，须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辖底不复对。帝更刺葛名暴里，并迭剌杖而释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懦，为刺葛所使，释其罪。囚辖底，居数月，并迭里特缢杀之。将刑，帝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

时大军久出，粮运不继，士卒煮马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

丙寅，帝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六月，辛巳，帝归国，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帝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兴叹久之。闻狱官涅离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诛之。壬辰，次狼河。放所俘还，多为于骨里部所掠，帝怒，引轻骑驰击之，复遣骁将分道追袭，尽获其众并掠者。秋，八月己卯，如龙眉宫，轶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

诏群臣决滞讼，以蓟州韩知古录其事，夷离毕直里姑掌捕亡。知古善谋有识量，初从述律后来，未得省见，负其才，怏怏不得志，其子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后视之犹子，得亲近帝，因间言。帝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耶律曷鲁为迭剌部夷离董。

于骨部人特离敏执逆党怖胡、亚里只等十七人来献，帝亲鞫之。辞多连宗室及有胁从者。乃杖杀怖胡。以惕隐滑哥屡蓄奸谋，虽优容之而反覆不悛，又预诸弟之乱，召父老群臣正其罪，并其子痕只俱凌迟处死。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诸帐族与逆谋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帝因叹曰：“致人于死，岂朕所欲。若止负朕躬，尚可容贷。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诛之。”

初，帝威服漠北，分设部帐官。大、小二黄室韦，帝以计降之，置为突吕不、室韦二部，隶北府节度使。乌古部者列于外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契丹，时修职贡。

贞明元年，春，正月，乌古部叛，讨平之。

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诏授尚书、左仆射，赐名兀欲，给其廩食。数日亡去，幽帅周德威纳之。索之，德威语不逊，遂议南征。

二年，春，二月，丙申，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

天皇帝，皇后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

三月，丙辰，以耶律曷鲁为阿庐朵里于越，立皇长子倍为皇太子。倍本名突欲。

帝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帝意不悦，曰：“佛非中国教。”太子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帝大悦，即建孔子庙，诏太子春秋释奠。

初，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安次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帝留之，以为谋主。延徽始教契丹筑城郭，立市里，契丹便之。已而逃归晋阳，为晋王掌书记王缄所疾，惧祸而复归契丹。延徽之南奔，帝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帝大喜，待之益厚，赐名匡列，契丹语复来意也。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降于契丹，以为幽州兵马留后。

秋，七月，壬申，帝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杖、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八月，帝攻晋蔚州，城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擒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月，乘胜而东。十一月，攻新、武、妫、儒四州，凡斩首万四千七百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十二月，收山北八军。

三年，春，二月，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团练使李存矩降于契丹，帝引兵进拔其城。三月，辛亥，攻幽州，大破晋周德威。己未，于骨里部叛，命述律鲁鲁以兵讨之。夏，四月，壬午，帝进围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气如烟火状，帝曰：“不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留耶律曷鲁、卢国用守之。

皇弟暴里与其子赛保里叛入幽州，为人所杀。

秋，八月，晋李嗣源救幽州，耶律曷鲁等败还。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为惕隐，使攻云州及西南诸部。癸亥，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

默记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帝侵蓟而得之，爱其才，隶麾下，一切番、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帝意。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既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事讫。

夏，四月，皇弟迭剌谋南奔，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圻，而诸戚请免。帝素恶皇弟寅底石妻涅里袞，乃曰：“涅里袞能代其死，则从。”涅里袞自缢圻中，并以其奴女古、叛人曷鲁只生瘞其中，遂赦迭剌。

秋，七月，乙酉，于越耶律曷鲁卒，帝震悼久之，流涕叹曰：“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冬，十二月，辛丑，北府宰相述律鲁鲁薨。敌鲁有胆

略，闻敌所在即驰赴，亲冒矢石，前后战未尝少恤，必胜乃止。帝之创业，其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而曷鲁及敌鲁兄弟居功为首，时喻曷鲁为心，敌鲁为手，阿古只为耳云。

戊午，以述律阿古只为北府宰相，世其职。曷鲁弟觥烈为迭烈部夷离菑。

五年，春，二月，丙寅，修辽阳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

秋，八月，丁酉，帝谒孔子庙。

九月，帝亲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病间，复还军中。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帝祷于天，俄顷而霁。使太子倍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羊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乌古遂举部来附。

六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

夏，闰六月，丁卯，帝以皇弟苏为惕隐，康默记为夷离毕。

秋，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辛未，帝亲征之。

九月，壬寅，契丹大字成，诏颁行之。

太子倍率迭烈部夷离菑耶律觥烈讨党项，军至云内、天德，分道并进，觥烈率偏师渡河。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为应天。甲戌，太子班师，瑶复叛。丙子，太子拔其城，擒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

龙德元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耶律迭里为惕隐。迭里，严本之孙。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初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其事。既而府中数请择宗室为任，帝以旧制不可辄变，不允；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

夏，五月，丙戌朔，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

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内附。丙子，帝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十二月，癸丑，郁率其众朝于契丹，帝呼之为子，赏赉甚厚，徙其众于潢水之南。庚申，太子倍率郁略地定州，康默记攻长芦。癸亥，围涿州，破其郭。癸酉，刺史李嗣弼降，乃前攻定州。

二年，春，正月，晋王李存勖救定州，契丹兵败，详稳耶律老古死之，帝引军归。二月，癸酉，改元天赞，赦军前殊死以下。夏，四月，甲寅，攻蓟州。戊午，拔之，擒刺史胡琼。癸未，镇将张文礼求援于契丹，帝使郎君述律小汉、将军康末怛往击。辛未，攻石城县，拔之。小汉，敌鲁之子。

六月，遣鹰军击西南诸部，以所获赐贫民。

冬，十月，甲子，以述律小汉为北府宰相。分迭刺部为二院：以耶律斜涅赤为北院夷离菑，耶律绾思

为南院夷离菑。诏分北大浓兀为南北二部，立二节度使以统之。斜涅赤，老古从父；绾思，释鲁子。

十一月，壬寅，以皇次子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师，耶律突吕不为副，略地蓟北。德光，本名尧骨。突吕不，古弟，制契丹大字，其功居多，后受诏撰决狱法。

后唐同光元年，春，正月，丙申，德光克平州，刺史卢龙赵思温及裨将张崇降。复进军燕、赵，下曲阳、北平。至易州，易人拒之，逾濠而阵。城人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无斗志，德光将修攻具，突吕不谏曰：“我师远来，人马疲惫，势不可久留。”乃止。

二月，帝如平州。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

奚初为五部，帝尽降之，号五部奚。至是，有东扒时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筈山以拒命，椰榆曰：“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魂门下矣！”大元师德光进讨之，三月，戊寅，获胡损，射以鬼箭。帝以奚府给役户，并括诸部隐丁，收合流散，置坠魂部，因坠魂门之语为名，遂号六部奚。命奚部长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

夏，四月，癸丑，德光攻幽州，晋卢龙节度使李存审拒于州南，德光纵兵邀击，破之。耶律觥烈徇山西地，所至皆下。庚申，德光军幽州东，存审遣人出战，败之。擒其将裴信父子。闰四月，壬午，拔曲阳。丙午，下北平。五月，戊午，德光师还。

秋，七月，述律阿古只、王郁徇地燕、赵，破磁窑镇。

二年，夏，五月，丙午，以惕隐迭里为南院夷离菑。

是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帝将征渤海，耶律铎臻谏曰：“陛下先事渤海，则党项必蹶吾后。请先西讨，庶无后顾之忧。”帝从之。

六月，乙酉，帝委太子倍监国，述律阿古只以南面边事。以大元师德光及耶律突吕不为先锋，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秋，七月，辛亥，阻卜酋长曷刺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八月，乙酉，帝至乌孤山，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麋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加鹈城，勒石纪功。丙午，遣骑攻阻卜。命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菑迭里略地西南。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帝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

冬，十月，丙寅朔，帝猎寓乐山，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诸夷溃散，乃遣耶律斜涅赤抚集之。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刺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三年，春，二月，丙寅，大元师德光略党项。夏，四月，甲子，帝南攻小蕃，下之。

秋，九月，癸巳，帝还。

冬，十二月，乙亥，帝大举兵征渤海，皇后、太子倍、大元师德光皆从。

闰十二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

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渤海扶余城，诛其守将，以皇弟寅底石及耶律覲烈守之。帝欲括户口，太子倍谏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帝从之。丙寅，命皇弟安端、述律阿古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渤海老相兵三万。阿古只独将骑兵五百，直前，大破之。是夜，进围忽汗城。己巳，渤海王大堙譟请降，从之。辛未，堙譟素服，稿素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帝优礼而释之。丁丑，堙譟据忽汗城复叛，渤海已降郡县亦多叛，盗贼蜂起。帝使阿古只、康默记讨诸叛郡县。自攻忽汗城，诘旦，耶律斜涅赤感励士伍，鼓噪登陴，敌震慑，莫敢御，遂克之，堙譟请罪马前，帝令以兵卫之及其族以出。阿古只、默记讨诸叛，敌游骑七千自鸭绿府来援，势甚盛。阿古只率麾下直犯其锋，一战克之，斩首三千余级，遂进拔回跋城，渤海平。

二月，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

初，帝与述律后生三子，长太子倍；次大元帅德光，次李胡，汉名洪古。倍聪敏，德光宽仁，而洪古残酷。帝尝使三子采薪。德光不择而取，最先至；太子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洪古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帝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而后爱德光、洪古。帝亦尝谓德光必兴我家。至是，后欲令太子避德光，劝之于帝。

丙午，以渤海为东丹国，忽汗城为天福城。册太子为人皇王以主之，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相及百官，一用汉法，赦其国内殊死以下。帝谕之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原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羽之，覲烈之弟。

三月，戊午，遣夷离毕康默记、左仆射韩延徽攻长岭府。己巳，安边、郑颢、定理三府叛，皇弟安端讨平之。

乙酉，帝班师，以大堙譟举族行，赐其名为乌鲁古。人皇王率东丹国僚属辞。帝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人皇王号泣。

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叛，大元帅德光讨平之。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德光讨平之。

庚午，东丹国左大相皇弟迭剌薨，时东丹国初定，人心未稳，而迭剌未逾月即卒，耶律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东丹赖安。

辛未，卢龙行军司马张崇叛奔唐。

甲戌，帝次扶余城，不豫。辛巳，殂，年五十五。壬午，述律后称制，摄军国事。

八月，辛卯，康默记、韩延徽等克长岭府。

甲午，述律后使少子洪古守东丹国，奉梓宫西还，壬寅，大元帅德光赴行在，乙巳，人皇王继至。

九月，壬戌，南府宰相苏薨。

冬，十月，卢龙节度使卢国用叛奔唐。

述律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德光嗣位。南院夷离菟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人皇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十一月，丙寅，杀迭里及郎君耶律匹鲁等。

二年，秋，八月，丁酉，葬升天皇帝于祖陵，庙号太祖。

人皇王知述律后意欲立大元帅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冬，十二月，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是日，德光即皇帝位。癸亥，谒太祖庙。丙寅，行柴册礼。壬寅，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大赦。十二月，庚辰，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应天皇后，立妃述律氏为皇后。后，敌鲁之女。

天成三年，春，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节度使，守中书令。

三月，乙丑，唐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归契丹，使人乞援，帝使奚秃里铁刺往救之。铁刺与唐将王晏球战于定州，唐兵大集。四月，丙申，铁刺请益师，帝使惕隐涅里袞、都统查刺赴之。

五月，丁卯，遣林牙耶律突吕不讨乌古部。林牙，掌文翰官也。

壬子，唐兵破定州，奚秃里铁刺死之，惕隐涅里袞、都统查刺等数十人被执。帝以出师非时，甚悔之，厚赐战歿将校之家。

十一月，辛丑，帝自将伐唐。十二月，癸卯，祭天地。庚戌，唐使来聘，帝问左右，皆曰：“唐数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帝然之。甲寅，唐使至，遂班师。

人皇王在皇都，上疑之。会东丹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言：“渤海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且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徙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帝嘉纳，徙东丹民以实东平郡，升东平为南京，使人皇王居之，潜置卫士伺其动静。

四年，夏，四月，壬子，帝谒太祖庙。甲寅，幸天城军，谒祖陵。辛酉，人皇王来朝。六月，己酉，西巡。癸亥，驻蹕凉陁。秋，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叶山。

冬，十月，庚戌，帝以云中郡县未下，大阅六军。甲子，使皇弟洪古帅师趣云中，讨郡县之未附者。

长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洪古拔寰州，多俘而还。

三月，乙亥，册皇弟洪古为寿昌皇太弟，兼天下

兵马大元帅。

夏，四月，乙未，帝诏人皇王先赴祖陵谒太祖庙。丙辰，会于祖陵，人皇王归国。五月，戊辰，修襄潭离宫。乙酉，谒太祖庙。

人皇王倍既见疑，怏怏不得志，唐遣人跨海持书密召之。倍因旼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十一月，戊寅，立木海上，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

二年，春，正月，丁卯，帝如南京。三月，置中台省于南京。

五月，乙丑，帝祠木叶山。乙亥，还京。壬午，谒太祖陵。六月，壬申，如凉陞。

三年，春，正月，戊申，祠木叶山。五月，壬午朔，帝如祖州，谒太祖陵。

四年，春，庚子，皇太弟洪古、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三月，辛卯，胜还。

五月，己丑，帝猎独牛山，赐名其山曰骝山。戊戌，如沿柳湖。冬，十月，丙午，还。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殂。

清泰元年，春，二月，壬申，祠木叶山。

秋，八月，壬午，帝自将南伐。九月，乙卯，次云州。丁巳，拔河阴。冬，十月，丁亥，略地灵丘，父老进牛酒犒师。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注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

二年，春，正月，戊申，皇后述律氏殂。

夏，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于契丹。

五月，丙午，葬彰德皇后于奉陵。

六月，辛未，帝如品不里淀。秋，七月，乙卯，猎南赤山。冬，十一月，丙午，如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太祖、皇太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

十二月，庚辰，帝如金瓶冻。晋天福元年，春，正月，庚申，如潢河。夏，四月，庚申，谒祖陵。

初，唐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人皇王密报曰：“从珂弑君，盍讨之。”秋，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从珂所讨，遣赵莹求救。帝白太后曰：“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议未定，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庚午，帝自将兵以援敬瑭。

九月，庚子，帝至晋阳，使将高模翰与唐张敬达等战，败之。是夜，敬瑭夜出谒帝，约为父子。帝召模翰等赐以酒饌，亲飧士卒，士气益振。翌日，复战，又败之。敬达走保晋安寨。南院夷离堇耶律颇德领轻骑袭潞州，塞其饷道。

模翰，渤海人。有膂力，善骑射，好谈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坐使酒杀人下狱，太祖知其才，贯之。颇德，斜涅赤侄。

辛丑，石敬瑭率官属见帝。十一月，丁酉，帝册敬瑭为大晋皇帝。

闰十一月，甲子，唐杨光远、安审琦杀张敬达以降。庚午，诏夜发兵以追击唐诸援兵，命皇太弟洪古驰轻骑据险要，追及步兵万余，悉降之。

帝谓高模翰曰：“朕自起兵，百余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授上将军。

甲戌，赵德钧率其子延寿、延昭率众降契丹。帝次潞州，召诸将议，皆请班师，从之。壬申，晋帝辞归，帝与宴饮，执手约为父子。命迪离毕将五千骑送入洛。辛巳，晋帝至河阳，李从珂杀人皇王倍，举族自焚。

初，唐招讨判官磁州张砺从德钧援张敬达于河东。德钧既降，砺亦入契丹。砺刚直，有文彩，帝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帝甚重之。未几，亡归，为追骑所获。帝责曰：“汝何故亡？”砺对曰：“臣不习北方土俗、饮食、居处，意常郁郁，以是亡耳。”帝顾通事高彦英曰：“朕尝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砺去，可再得耶？”遂杖彦英而谢砺。

十二月，庚寅，帝自晋阳还北。庚午，至应州，唐大同、彰国、振武节度使迎见，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辰，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契丹，帝使将崔廷勋围其城。

壬戌，祀天地。

三月，丁卯，晋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潜遣人请内附于契丹，不纳。

夏，四月，甲申，帝如平地松林，观潢水源。五月，甲寅，如频跸淀。

六月，甲申，晋遣户部尚书聂延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匹，不许。秋，七月，癸丑，帝如怀州，谒奉陵。

八月，晋遣使复上尊号，不许。

十二月，甲申，帝东巡，祀木叶山。

三年，春，二月，戊戌，帝如辽河东。帝思人皇王，丙申，遣惕隐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宫。三月，壬戌，帝将东巡，大臣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

夏，四月，戊寅朔，帝如南京。己丑，还。

五月，甲寅，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戊辰，遣中台省右相六院部耶律牒蜡使晋，册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

冬，十一月，壬子，晋守司空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册上皇太后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丙寅，帝御宣政殿，晋左仆射刘煦、右谏议大夫卢重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改元会同。

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献于契丹。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

为归化州。升南、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己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为敝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闾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

四年，春，正月，癸巳，帝谒太祖庙，赐在京吏民物，及内外群臣官赏有差。

丁巳，封皇子璟为寿安王，罽撒葛为太平王。璟本名述律。

夏，四月，乙亥，帝如木叶山。

闰七月，癸未，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搥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

五年，春，正月，晋以并、镇、忻、代之吐谷浑归于契丹。

三月，己巳，帝如南京。甲午，至蓟。夏，四月，庚子，至燕，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六月，壬寅，发自燕。癸丑，次奉圣州。秋，七月，癸酉，朝太后。

八月，戊申，以皇叔安端私城为白川州。

九月，庚午，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帝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

壬午，边将奏破吐谷浑，擒其长，诛其首恶及其丁壮，余并释之。

冬，十一月，丁丑，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除姊亡妹续之法。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七年，戊午，诏求直言，北王府郎君海思，皇伯祖释鲁庶子，衣羊裘，乘牛诣阙。有司问曰：“汝何故来？”对曰：“应诏言事。苟不以贫稚见遗，亦可备直言之选。”有司以闻。会帝将出猎，使谓曰：“俟吾还则见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于求贤，是以来耳；今反绘于猎，请从此归。”帝闻，即召见赐坐，问以治道。命皇叔安端、耶律颇德试之，数日，安端等奏：“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问曰：

“与汝言者何如人也？”对曰：“安端言无收检，若空车走峻坂；颇德如著靴行旷野射鹄。”帝大笑。擢宣徽使，数任以事。

二月，壬辰，帝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皇太弟洪古及群臣议，皆曰：“今襄、镇、朔三州虽已平，然吐谷浑为安重荣所诱，犹未归命，宜发兵讨之，以警诸部。”帝然之，命皇叔安端代于越耶律鲁不古为西南路招讨使讨之，且谕安端宜先练习边事，而后之官。甲午，帝如南京，遣使如晋索吐谷浑叛者。鲁不古，太祖从侄。

六月，乙丑，晋高祖崩，子重贵立。

丁丑，帝以皇太后不豫，侍之。帝性孝友，汤药必亲尝之。七月乃愈。

秋，七月，庚寅，晋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书称孙，不称臣。帝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光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荣还，具奏。南院大王六院部耶律吼表言石重贵不可不伐，帝始有南伐之意。

冬，十月，己巳，征诸道兵。遣将军密骨德伐党项。

八年，秋，八月，己未，帝如奉圣州，晋遣皇子延煦朝。冬，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辇得晋谍，知晋有二心。十二月，丁未，帝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及皇叔安端、御史大夫突吕不部耶律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

开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赵延寿、赵延昭率前锋五万骑次任丘。丙子，安端入雁门，围忻、代。己卯，延寿陷贝州。己丑，帝次元城。授延寿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乐。丙申，攻黎阳。辛丑，晋遣使修旧好，帝令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光来议。

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密导契丹兵自马家口济河。儒引麻答军营河东，攻郛州北津，以应光远。契丹兵围戚城，晋主救之，契丹兵引去。麻答遣步卒万人筑营垒于马家口，骑兵万人守于外，余兵屯河西，晋兵击之，契丹兵大败。

三月，癸酉朔，赵延寿言：“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怯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擅渊，据其桥梁，晋必可取。”遂进，战于澶州城北。壬午，帝使赵延昭守贝州。

卷第二

【宋纪二】起上章渚滩正月，尽三月，凡三月。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上之中

六年，夏，五月，庚辰，吐谷浑夷离堇苏等叛入晋。遣耶律牒蜡往谕晋及太原守臣。

六月，辛卯，振武节度副使赵崇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以朔州附晋。丙午，使宣徽使襄古只以兵围朔州，晋使至，请开壁，弗听，驿送阙下。襄古只遣使入城令降，城中坚壁弗纳。

秋，九月，丁丑，帝如归化州。冬，十一月，庚午，吐谷浑请降于契丹，遣使抚谕。

十二月，甲寅，契丹陷朔州，襄古只战歿，帝怒，命诛城中丁壮，仍以叛民上户三十为襄古只部曲。

夏，四月，癸丑，帝还次南京。五月，癸酉，皇从弟拔里得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拔里得，刺葛之子。秋，七月，辛卯，晋遣张晖奉表求和，留之不遣。是月，晋镇州兵袭飞狐，大同节度使耶律孔阿战败之。九月，庚午朔，帝北还。

十一月，壬申，诏征诸道兵，以闰十二月朔会温榆河北。十二月，癸卯，帝自将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闰十二月，己巳朔，阅诸道兵于温榆河。己卯，围恒州，下九县。

二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壬子，与晋军战于相州安阳水之南。二月，围魏。戊子，晋将折从阮克滕州。三月，戊戌，契丹兵拔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三月，戊子，赵延寿率前锋攻泰州。己未，帝追晋杜重威、李守贞至阳城。癸亥，围晋兵于白团卫村，不利而退。

夏，四月，帝还次南京，杖战不力者。癸巳，如凉陞。

秋，九月，壬寅，帝如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或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帝以为然。辛酉，还上京。冬，十月，辛未，祠木叶山。

三年，夏，四月，辛酉朔，吐谷浑白可久附于契丹。

五月，庚戌，晋易州戍将孙方简请附于契丹。

秋，七月，辛亥，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是月，帝自将南伐。赵延寿败晋张彦泽于定州。冬，十一月，戊子朔，围镇州。丙申，契丹候骑报晋兵至，乃遣精兵断河桥，晋兵退保武强。耶律迪辇、上将军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间道以进，晋杜重威遣贝州节度使梁汉璋率众拒之。模翰谓左右曰：“军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义必败。其晋之谓乎！”诘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战，杀汉璋，余兵败走。帝褒模翰之勇，比之汉之李陵。重威、彦泽引兵据中渡桥。赵延寿以步卒前击，诸将高彦温以骑兵乘之，斩其将王清。重威等退保中渡寨。义武节度使李殷以城降于契丹，遂进兵，夹滹沱而营。去寨三里，分兵围之。使模翰守中渡桥，晋兵来争，数败之，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后图，帝颇然之。北院大王五院部耶律图鲁窘厉色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厘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争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帝嘉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于是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复命惕隐耶律朔骨里及赵延寿分兵围守，自将骑卒夜渡河出其后，克栾城，降骑卒数千。帝募能断其粮道者。皇子天德强悍趋捷，人望而畏之，请以五千骑行，许之。自间道击之，卫送之军，火其辎重，饷道遂绝。

帝分遣将士据要害，令军中预备军食，三日不得举烟火，但获晋人，即黥而纵之。晋诸馈运见者皆弃而走。于是晋兵内外隔绝，食尽势穷。

帝凡生五子，天德与弟敌烈、必摄皆庶出也。

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率所部十万余众降。帝拥数万骑，临大阜，立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邺都留守，守贞天平节度使，余各领旧职。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隶赵延寿。命耶律解里、监军傅桂儿、张彦泽持诏入汴，谕晋主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先来。留骑兵千人守魏，帝自将大军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晋主素服出降。壬午，帝次赤冈。晋主举族出封丘门，缟素牵羊以待。帝不忍临视，命改馆封禅寺。晋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延广走，契丹将康祥执之以献。

汉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帝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戊子，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杀秦继旻、李彦绅、杨承勋。己丑，杀张彦泽。辛卯，降晋主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癸巳，以张砺为平章事，进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煦为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癸卯，遣赵莹、冯玉、李彦韬将三百骑送重贵及其母李氏等于黄龙府安置。

帝之入汴也，诸将皆取内帑珍异，南院大王耶律吼独取马铠，帝闻，嘉之。

二月，丁巳朔，契丹更国号为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将士爵赏有差。

初，人皇王倍南适，其子阮、娄国、稍、隆先、道隐悉留辽。阮本名兀欲，善骑射，乐施予，人望归之，帝爱之如子。从南伐，至是封永康王。

诸将述律小汉、耶律郎五、麻答辈肆杀掠，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不听。

辛未，汉建国。辽以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分据要地，拒汉。

三月，丙戌朔，辽以述律小汉为宣武节度使，赐姓萧名翰，镇汴。初，太祖建国，前可汗大贺氏、遥辇氏诸族皆改姓耶律，号三耶律，以外戚拔里氏、乙室己为审密氏，称二审密。二审密及述律氏皆改姓萧，契丹自是遂止有耶律、萧二姓也。壬寅，悉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及方技、图籍等于上京。

磁州帅梁晖降汉。己酉，帝使高唐英讨之。

夏，四月，丙辰朔，帝发汴州，以冯道、李崧、和凝、张砺等从行。次赤岗，夜有声如雷，起于御幄，大星复陨于旗鼓前。乙丑，济黎阳渡。皇太弟洪古遣使问军前事，帝报曰：“非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

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

戊辰，帝至高邑，不豫。丁丑，殁于栾城。

戊寅，梓宫至镇阳。太宗之崩，无遗诏，军中欲立永康王阮，但以皇太弟洪古及寿安王璟在朝，犹豫不决。时耶律迭里子安搏直宿卫，阮密召问计。安搏曰：“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屈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搏诈以洪古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于是安搏诣北、南二大王计之。

北院大王耶律图鲁窘新卒，南院夷离堇绾思子洼继任。南院大王耶律吼诣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会安搏来，洼闻而遽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孰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搏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整军，令诸将曰：“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曰：“诺。”遂奉永康王即位于太宗柩前。

甲申，帝次定州，命皇从弟天德、惕隐耶律朔古、御史大夫耶律解里等护梓宫先赴上京。

张砺在恒州，宣武节度使萧翰与麻答以兵围其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汝何故于先帝言国人不可为节度使？我以国舅之亲，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为宣武节度使，汝独以为不可。又潜我与解里好掠人财物子女。今必杀汝！”趣令锁之。砺抗声曰：“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麻答以砺大臣，不可专杀，乃救止之。是夕，砺恚愤卒。

时燕、赵以南皆附辽，翰闻辽主即位，乃委事于李从敏，与知澶渊耶律朗径趋行在。朗，罽古只之孙。

辽太后闻帝即位，遣皇太弟洪古率兵拒之。皇从弟天德等既至，即附洪古。

初，五院夷离堇安端从太宗伐晋，因病先归，闻帝即位，议所往。皇叔祖寅底石之子详稳刘哥以为宜附帝，安端子察割亦曰：“太弟忌刻，若果立，岂容我辈！永康王宽厚，且与刘哥相善，宜往与计。”遂以本部兵附之。

六月，甲寅朔，帝次南京，安端、刘哥遣人驰报，请为前锋，至泰德泉，遇洪古军。既接战，安端坠马。天德驰至，欲以枪刺之。刘哥以身卫安端，射天德，贯甲不及肤。安端得马复战，洪古兵败。洪古归，尽执帝之臣僚家属，谓守者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

秋，闰七月，帝次潢河，太后、洪古整兵拒于潢河，相持数日。时惕隐孟父房耶律屋质从太后。屋质有器识，博学，知天文。帝以屋质善筹，设书以间之。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屋质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竭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屋质对曰：“李胡、兀欲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兀欲和议。”太后曰：“谁可遣者？”对曰：“太后不疑臣，臣请往。”太后乃遣屋质致书于帝。帝遣宣徽使海思复书，辞多不逊。屋质谏曰：“书意如此，国家之忧未艾也。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若和好。”帝曰：“彼众乌合，安能敌我？”屋质曰：“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左右闻者失色。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纾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

往返数日，议乃定。始相见，怨言交让，殊无意。太后谓屋质曰：“汝当为我画之。”屋质进曰：“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臣乃敢进说。”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质借谒者筹执之，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屋质谓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亲？”帝曰：“人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质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子道当如是耶？大王见太后，不少逊谢，惟怨是寻。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当速交战！”掷筹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乃索筹一。帝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亦取筹而执。左右感激，大恸。太后复谓屋质曰：“议既定，神器竟谁归？”屋质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一，复何疑？”洪古厉声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言。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太后顾洪古曰：“汝亦闻此言乎？汝实自为之！”乃许立帝。

既退，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帝嘉其忠。

和约既定，帝趋上京。既而有告太后、洪古复谋废立者，乃迁之于祖州，禁其出入。诛司徒划设及楚补里。

八月，壬午朔，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刺只撒古鲁为国舅帐，立详稳以总焉。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加南院大王耶律吼采访使，赐以宝货。吼辞曰：“臣位已高，敢复求富！臣从弟的禄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则臣受赐多矣！”帝曰：“吼